



書叢學自年青

蘇聯文學講話

著 權 寶 戈

新中國書局發行



蘇聯學人語叢

蘇聯文學講話

曹湜 著



新華書店發行

書·叢習學年青

話講學文聯蘇

著權寶戈

行發局書國中新

蘇聯文學講話

著者 戈寶權

出版者 新中國書局

(東北區即光華書店)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北平 天津 石家莊

瀋陽 長春 哈爾濱

濟南 煙台 大連

徐州 開封 洛陽

安東 佳木斯 齊齊哈爾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版一萬(瀋陽)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N O 476 P 1000—2139

自序

蘇聯的文藝作品被介紹到我國來，還是近二十多年來的事，但是它對於中國文學的影響却是無限的大。記得遠在一九三二年前後時，我們會懷着如饑如渴的心情讀着最初的幾種譯本——綏拉菲莫維奇的『鉄流』和法捷耶夫的『毀滅』。從那時候起，蘇聯的文藝作品就成了我們的導師和良伴，不斷地被介紹過來，其數量經常是超過其他國家的文藝作品以上。近年來，蘇聯文學中的重要代表作品都先後被譯爲中文，並且還在我們的讀者當中獲得了很大的反響，像瓦希列夫斯卡的『虹』，就銷行到六版以上；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當原書尚未出版之前，我們就已經有了連載的譯文；西蒙諾夫的劇本『俄羅斯問題』，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出了兩種譯本，這一切都是些最好的明證。

蘇聯的文藝作品在我國雖然如此地流行，但是幫助我們研究這種文學的參考書籍却是異常的缺乏，像柯根、庫尼茨和岡澤秀虎等人的論著^①，都早已過時，而更新的書籍差不多就

完全無法找到。其實這種情形不僅是我國如此，就是其他的國家亦然。在俄文當中，就作者所知道的，除去各種專題的著作之外，可視爲是蘇聯文學史的，就只有塞唯林（Severin）、波略克（Polyak）和塔蓋爾（Tager）及季莫菲耶夫（Timofeyev）等人所寫的幾種中學教科書^①，其中季莫菲耶夫的「當代文學」（“Sovremennaya Literatura”）一書，在近一兩年當中已訂正和再版過好幾次。在英文當中，像戰時英國駐蘇聯的新聞專員喬治·雷威（George Reavey）所寫的「今日之蘇聯文學」（“Soviet Literature To-day”，1946），也堪稱爲是本很好的書，除此之外，恐怕就不很容易再找到這一類的書了。

爲了幫助我們的讀者對蘇聯的文學能有一個初步與概括的認識起見，作者遠在一九四四年時就嘗試寫過一篇「怎樣認識蘇聯文學」（見「怎樣自我學習」一書），去年由於朋友們的要求，又把那篇文字作爲基礎，擴充改寫成這本「蘇聯文學講話」。當然，這本講話是種通俗讀物，其中既不能對某位作家作詳盡的論述，又不能就某種作品作深刻的分析，因此作者在前面幾篇概述的文字之外，就採用以時代爲經，以作家在各個時代的寫作情形及作品爲緯的方法，來爲蘇聯文學的發展和成長織出一幅全面的圖景^②，同時又在每章之後列舉出各

種中譯本，好供我們的讀者有可能作進一步的研究。從時間上講，這本講話是蘇聯三十年來（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七年）的文學發展的一個縮影，但內容上則一直寫到目前為止，至於關於蘇聯戰後復興期間文學發展的情形，容將來再寫成專文。

這本講話係陸續寫成，其中重覆和遺漏之處在所難免，尚望高明指正。此外還要特別感謝幾位朋友，假如沒有他們的鼓勵與督促，那麼這本書是永不會寫成的。

作者

一九四八年中秋節於上海

◎柯根的『新興文學論』和『偉大的十年間文學』，俱有沈端先的譯本，南強版。庫尼茨的書有好幾種譯本，專論文學的一部分，有周起應譯的『新俄文學中的男女』，現代版。岡澤秀虎的『蘇俄文學理論』有陳雪帆的譯本，開明版。此外開明還出過一本林祝啟編的『蘇聯文學的進程』，可惜這幾種書都只講到一九三〇年前後為止。

◎塞唯林的書有兩種譯本：以羣譯的，題名為『蘇聯文學講話』，現改名為『蘇聯作家論』，

上海雜誌公司版；戴何勿譯的，題名爲『蘇聯文學』，現已絕版。波略克和塔蓋爾合著的『二十世紀文學史』（"Literatura XX veka", 1941），是蘇聯中學校十年級的教科書，內容很充實，惜無中譯。季莫非耶夫的『當代文學』，也是蘇聯中學校十年級的教科參考書，中文有水夫的譯本，題名爲『蘇聯文學史』，海燕書店版。

③關於蘇聯文學發展的各個時期，本書中是採用一般的分期法，不久前季莫非耶夫曾寫『論蘇聯文學史的分期問題』一文，專論此問題，中文有魏辛的譯文，載第十九卷第七八期合刊的『中蘇文化』，可供參考。

目次

自序

一 蘇聯文學是怎樣一種文學？·····	(一)
二 蘇聯文學的道路是什麼？·····	(三)
三 蘇聯文學是怎樣發展和成長的？·····	(三)
四 高爾基對蘇聯文學貢獻了什麼？·····	(四)
五 蘇聯文學有些什麼代表作品？·····	(五)
甲·反映在蘇聯文學中的國內戰爭·····	(三)
乙·反映在蘇聯文學中的社會主義建設·····	(四)
丙·反映在蘇聯文學中的偉大衛國戰爭·····	(六)
丁·反映在蘇聯文學中的歷史題材及其他·····	(七)

六 蘇聯近年來的文學批評怎麼樣？……………（二三）

七 蘇聯的作家是怎樣生活的？……………（二八）

一 蘇聯文學是怎樣一種文學？

蘇聯文學中的許多代表作品，都早已被介紹過來，成為我們一份最好的精神食糧了。當

你走進任何一家新書店時，你就可以看見很多這類的書籍：這兒是一本高爾基的「母親」，那兒是一本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或者是奧斯特羅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鍊成的」；四卷書並列在一起的，那是蕭洛霍夫的巨著「靜靜的頓河」。假如你看得更仔細一點，你還可以發現許多蘇聯民族作家的作品：像「蘆笛集」，就是白俄羅斯民族大詩人楊卡·庫巴拉的詩集；像「前線」，就是烏克蘭劇作家柯爾納楚克榮獲史大林文藝獎金的劇本；又如「給頓河的兒子們」，就是中央亞細亞喀薩克斯坦草原上的一位年老的人民歌者江布爾的詩歌作品集。你也許早就讀過這些作品，你也許正準備開始讀這些作品，那我就問你一個問題：「蘇聯文學是怎樣一種文學？」我想，這個問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清楚回答出來的，因為很多人常把「蘇聯文學」和「俄國文學」混淆起來，這就正像「俄國」、「蘇俄」和「蘇聯」，對

於很多人是三個分辨不清的名詞一樣。

「蘇聯文學是怎樣一種文學呢？」

從它的歷史來講，這是現在世界上最年青的一種文學，直到目前為止，它還不過才有三十年的歷史。它的年齡雖然小，但是它在短短的三十年中間所獲得的成就和對於全世界文學的影響，却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文學。高爾基在論蘇聯文學的時候，曾經這樣講過：

「俄國資產階級的文學，從十八世紀末葉算起，爲了要能夠立定腳根和給生活以相當的影響，差不多化了將近一百年的功夫。蘇聯革命的文學，則在十五年中間就達到了這種影響」（見一九三四年高爾基在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關於蘇聯文學的報告）。

蘇聯文學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三十年中間獲得這樣非常的成功，和在二十世紀初葉的世界文壇上起了很大的影響，這並不是偶然的。日丹諾夫（A. Zhdanov）在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的演說中，就曾給它作了一個扼要而又確切的解釋：

「蘇聯文學的成功，是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而成功的。它的成長，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和成績的反映。我們的文學，是各民族和各國家文學當中最年青的一種文學。同時它却又是

一種最有思想、最進步和最革命的文學。除去蘇聯文學之外，沒有而且也從來未曾有過一種文學，它能組織勞動者和被壓迫者，爲了徹底消滅一切形式式的剝削和僱傭奴隸制度的壓迫而鬥爭。沒有並且也從來未曾有過一種文學，它是以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生活及他們爲了社會主義的鬥爭來作爲文藝作品的題材的基礎的。在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找出這種擁護和主張各民族勞動者平等，主張婦女權利，主張在貧窮階級的國家裏面，沒有並且也不能有這樣一種文學，它能像蘇聯文學這樣真正徹底地去粉碎各種黑暗、各種神祕以及各種僧道和冤孽的。

「這種進步的、有思想的而又革命的文學，能夠成爲而且已經成爲現實的，這就只有蘇聯文學——它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所產生出來的骨肉」。

蘇聯文學雖然只有三十年的歷史，但遠在這以前，就有不少優秀的俄國作家在爲了它的誕生和成長而鬥爭。像大文豪高爾基，一向就被視爲是「蘇聯社會主義文學的奠基者」。遠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經表達了後來蘇聯文學中所具有的那樣崇高的革命的理想，而他在一九〇六年亡命期間所寫的長篇小說「母親」，更是蘇聯文學中一部經典的作品，它曾經教育了成代的讀者 and 革命家，甚至列寧也稱讚它是本「極合時宜的書」。高爾基不僅爲蘇聯文

學奠定了基礎，在十月革命之後，他更貢獻出他全部的精力，爲了蘇聯文學的建設作過積極的鬥爭。

其實，蘇聯文學不僅是一種最年青和最進步的文學，它還是一種最富於思想性的文學。它是世界文學中一切進步思想的承繼者，尤其是俄國十九世紀民主主義文學的優秀傳統的承繼者。它繼續發展了俄國革命民主文學「爲人民而藝術」和現實主義的路線，它充滿了樂觀主義、崇高的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精神，並且它的作品，是富有高度教育意義的。日丹諾夫在一九四六年九月間所作的一個關於蘇聯文學的報告中，也曾指出了蘇聯文學所繼承的這種傳統和它的深刻的教育意義：

我們舊有的文化，就是在批評地改造過的過去文化遺產的基礎上發生、發展而達到繁榮的。……從柏林斯基起，俄國革命民主知識階層的所有優秀代表人物，都不承認有所謂「純藝術」、「爲藝術而藝術」，他們都是主張爲人民而藝術，和藝術應有高度思想性和社會意義的人。藝術決不能將自己和人民的命運分開來……。

「你們回想一下杜勃羅留波夫的文學批評論文吧，在那些文章裏面，他以極大的力量指出「文

學的社會意義。整個俄國的革命民主的評論，都充滿了對沙皇制度的不共戴天之仇的憎恨，和滲透着爲人民的基本利益、爲人民的教養、爲人民的文化的、爲人民從沙皇制度的枷鎖之下得到解放而鬥爭的崇高的努力。戰鬥的藝術，要領導人民爲了人民最美好的理想而鬥爭，——俄國文學的偉大的代表人物，他們就是這樣認識文學和藝術的。契爾尼謝夫斯基……告訴我們，藝術的任務，除去認識人生之外，還有一個任務，要教人正確地去判斷這一些或是另一些社會現象。契爾尼謝夫斯基最親近的朋友和戰友杜勃羅留波夫，……他竭力地宣傳現實主義及文學中的人民性的原則，他認爲藝術的基礎是現實，它是創造的源泉，藝術在社會生活中有着積極的作用，並能形成社會的意識。照杜勃羅留波夫的看法，文學應該爲社會服務，應該就現實的最尖銳的問題來給人民作答覆，應該站在自己時代的思想水平之上。

『由此可見，蘇聯文學最優秀的傳統，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優秀傳統的繼續，這些傳統是由我們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柏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契爾尼謝夫斯基等所創造，由普列哈諾夫所繼續，再由列寧和斯大林加以科學地改造和創立的。』

『……我們的文學，具有着重大的社會教育意義。……斯大林稱我們作家是人類精神的工程』

師。這個定義是有深刻意義的。它講出了蘇聯作家爲了教育人民、爲了教育蘇聯的青年……等方面所負的重大的責任」（見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

在蘇聯，文學被視爲是件重大的事業，它要用豐富的思想內容來教育和陶冶人民；培養起人民心中對各民族的友愛團結，對一切被壓迫與被奴役的民族的同情與援助；和鼓勵起人民的建設激情，爲了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而貢獻出他們最大的努力。用日丹諾夫的話說，它「是爲新的事業——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而服務的文學」，換句話說，也就是爲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服務的文學，所以它是強而有力的。

蘇聯文學不僅是一種最年青的、最進步的、最富有思想性的革命的文學，它同時還是一個多民族和多種語言的文學。我們應該知道，蘇聯包括着很多的民族，是由很多的民族共和國組織成的。在帝俄時代，這許多民族都處於卑下無權的地位，遭受着沙皇暴政的壓迫和大俄羅斯民族的歧視，他們不僅不能發揚他們自己原有的民族文化，他們也不能用他們自己的民族語言文字來發表意見，沙皇政府更經常挑起他們中間的仇恨和戰爭，因此帝俄就有了「民族的牢獄」的稱號。但從十月革命之後，各民族都得到了解放，處於平等的地位，他們發

揚了他們原有的光輝的文化和創造出新的文化來，同樣也發揚了他們的民族文學。有許多小民族，他們過去只有口傳文學，現在他們也創造了供書寫印刷用的新文字，來從事紀錄過去的口傳文學和創造新的文學了。我們過去常有一個錯誤的見解，以為蘇聯文學就是新俄文學，是專指革命後的俄羅斯民族的文學而言，其實我們應該知道，在俄羅斯民族的文學之外，還有着同樣光輝的烏克蘭民族文學、白俄羅斯民族文學、喬治亞民族文學、阿美尼亞民族文學、阿塞拜疆民族文學、中央亞細亞各民族文學、以及其他各小民族的文學。高爾基曾經這樣講過：

「……我認為必須指出一點，就是蘇聯文學不僅僅是俄羅斯民族的文學，而是全蘇聯的文學。既然我們兄弟共和國的文學與我們不同之點僅在於文字，……那麼，我們自然沒有權利去輕視少數民族的文藝創作……」（見一九三四年高爾基關於蘇聯文學的報告）。

這我們只要拿實際的情形來看一看：當一九三四年莫斯科舉行第一次全蘇聯作家代表大會時，就有來自五十多個民族的作家參加大會；並且蘇聯的文學，已用各種民族文字出版，當第一個五年計劃快終結時（一九三一年），就有一百一十種文字之多，目前更增至一百十